

散文組



丁威仁

簡歷

詩人，清華大學華文所副教授兼所長。

KAO

得獎感言

父親生前是船員，童年的記憶總帶著海的距離與港口的呼喚。我與母親每年自臺北南下，趁貨櫃輪短暫停泊時與父親相聚；一年不過兩三次，他總會領我走進大統百貨，把缺席的歲月折疊進燈火與人潮。高雄成了我最早的異鄉，也是最早的歸屬。

年歲漸長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高雄人，每年總以數日或一週的相聚，延續青春與友情的脈絡。城市於是與親情、友情與文學緊緊密合。詩集《走詩高雄》曾獲得書寫高雄的創作與出版補助，讓我用一年的時間走訪高雄每個行政區，以詩繪述與土地互動的情感。我亦曾兩度榮獲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首獎。今年，更以散文獲得「高雄獎」，彷彿命運回贈的一份深情。

對我而言，高雄已是生命的另一個家鄉，它以港口的風與海的聲音，伴我走過童年與今日，也以文學的方式，讓我一次寫下最初與現在的自己。

• 散文組 •

高雄獎

山形的
修辭學



每座山都擁有一種遲來的語言，有的像老年人吐露祕密，得等你跋涉千里之後，才微微敞開喉嚨。南雙頭山便是如此，一個說出名字即帶著分裂與鏡像的山名，雙峰並峙，像時間留給臺灣島脊最後的注釋：一體兩面，連根對視。這不是他第一次站在一座山的門口，但這一次，他有種比以往更沉重也更柔軟的感覺，像是被一雙看不見的手輕輕按住了肩膀，對他說：「請進去，但要謙卑。」

南二段的路程，是中央山脈之腹的書寫，是整段主脊的兩道S形轉身，從玉山國家公園內部的秀姑坪作為起點，往南緩緩探行，每一步都是對島嶼脊椎的輕撫。資料寫著這裡多是三千公尺以上的地帶，他笑了笑，這不只是事實的陳述，而是對「呼吸稀薄」與「體溫試煉」的另一種婉轉說法。他明白自己將走入一個人的背脊深處，那裡的骨形會改變存在的走向，汗水會進行修辭，腳底的疲累會篡改比喻的結尾。

他們尚未真正進入高山草原區，卻已經能感受時間的變形。晨光在山腰慢慢擴展，像一位未曾見過山稜的孩子，第一次接觸綠色的浪頭，怯生又驚嘆。他的鞋底踏過滿布箭竹的山徑，柔軟與堅硬不斷交替。這不是植物與石頭的交鋒，而是他心中尚未沉澱的慌亂，與登山欲望之間的拔河。同行者沉默寡言，山的語言進入他們的呼吸之中，讓語彙變得多餘。每一口吸入的空氣都帶著海拔三千公尺的信息，它們不會直接說明什麼，但會在夜裡讓你的膝蓋或小腿悄悄抽痛，像是預言家在你耳邊咕噥。

他們漸漸接近大水窟一帶，白木林成為最先出現的界線，迎接旅人的前奏，枝幹裸露，有如歷史久遠的筆記，乾癟卻有力，風一吹便沙沙作響，彷彿有人正在翻閱一部未竟的登山鉅作。他想起自己的詩中曾寫過：「時間與山脊同眠，白木是未完成的標本。」

如今親眼所見，那些詩句有如昨日的預言，在今日一一現身。

夜宿山屋之前，他們短暫休憩於草坡。眼前尚無塔芬池，但他知道這山中眼眸遲早會對他睜眼。他靠坐在箭竹邊緣，試圖不讓背影成為突兀的入侵者。腳邊的杜鵑尚未開花，但枝條以極端克制的方式蜷曲。望向稜線彼端，那尚未現身的南雙頭山靜靜藏匿於霧與稜交界之後，挑逗他的渴望。

在這樣的高處，人開始遺忘日常。

手機失去訊號、城市的時間單位全部作廢，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口呼吸、每一次水壺搖晃的聲響，以及前方夥伴那可見不可及的腳印。白天走路、晚上看星星，整個世界被還原為最初的運作模式，簡單、粗暴、清晰，卻又令人動容。山，不再是風景，而是一種內裡的映照；你若不打算誠實，它會用薄霧將你吞沒。

入夜後，他睡不著，身體彷彿還在山徑上走。他聽見拍打山屋屋頂的風聲，那不是普通的風，而是一種被壓縮又被釋放的訴求。他明白那是南雙頭山正在發話，以一種人類不理解的方式說它的古老與困頓。這裡曾經是荷蘭人遠望的邊界，也曾是布農族遷徙時望向的高處。如今它成為臺灣百岳之一，不是因為它高，而是因為它難、它孤、它雙頭並立，像是歷史與當代在同一個地點對峙。

明日即將真正走入塔芬谷，向著雙峰走去，他知道自己還未準備好，但也從來沒有人準備好去面對真正的山。山不是被征服的，它只是暫時讓你靠近，僅此而已，若你心存僥倖，它便會以霧、風、落石等名義懲罰你。而他，只想如實地走、如實地喘，帶著所有無法訴說的疲憊與熱望，像個誠實的過客，走入它命名他之前的靜默。

塔芬谷的早晨不像平地那樣可以預測。它不遵守季節也不答

應預報，而是用一種山地的緘默，自顧自地解構著時間。當他們終於踏上從塔芬谷山屋前往塔芬池的步道時，霧正從遠處斜斜推來，像一封延宕數十年的信。他知道今天要走過的不只是山徑，而是一段記憶與現實疊加的斷層，不像一般所謂的「谷」那樣深陷，而更像身體內部的靜脈，連接著前行與回望。

踩在草原邊緣，那種開闊並不令人安心，而是讓人赤裸。天空顯得過於高遠，雲影與箭竹一同滾動，像是誰不小心洩漏了天機。他努力在箭竹中辨認腳印，卻常被風吹亂思緒，山路是彎曲的，心念更是。在這片玉山箭竹與杜鵑構築的原野裡，塔芬池如同一次難以言說的沉默，水面平靜得不像真實存在的湖泊，反而更像某種靈魂試圖回歸的入口。高山草原上，塔芬池就是那隻睜大的眼睛，直視你從未命名的恐懼與虛無。他佇立其旁，腦海浮現他曾寫過的詩句：「水是記憶的另一種皮膚，而山稜是皮膚之上隱匿的骨。」

這裡的光線極度柔軟，像是被風颳過的紙。即使陽光短暫灑落，也無法在這片濕潤的稜脊上留下永久的影子。他們走得極慢，彷彿每一步都是對某段未完成敘事的回應。塔芬山就在不遠處，那是一種令人錯愕的「和藹型山峰」，不像玉山或南湖大山那樣氣勢逼人，但正因為它的中庸與平緩，使人有種更深的敬畏。於塔芬山頂，箭竹化作波浪，風吹過時如同海嘯經過無聲的陸地。他坐下，望著不遠處的輾輶山與更遠的雲峰，感覺自己如同懸在兩種時間的裂縫中，過去那個熱愛征服高度的自己已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學會在行走中遺忘與縫合的身體。那不是年齡的問題，是山給的教誨，高度無法解釋為何出發，唯有靜默可以。因為他們知道，時間在這裡是空的，它不像城市那樣分秒計算，而是以呼吸、腳步與

胃口判定。

他記得塔芬谷某段山徑旁，有一棵奇形的二葉松，彷彿故意彎曲著身軀，只為了躲避歷史的某種風向。它像一位記憶的守門人，站在稜線上不語，只用姿勢說話。山中許多這樣的物件——老木、殘石、歪斜的指標，甚至廢棄的繩索——都像是從過去掉落的片段，等著某個過路人拼湊成意義。

途中他們遇見一些返程的山友，他們眼神裡多半帶著疲倦，也有微光。他忽然理解：這段草原與山徑，不只是通往某座山頭，更是一次自我剝離的儀式。你離開了習慣的環境、斷開網路訊號、遠離語言的喧囂，在這樣的空無之中，所有的疲累才得以顯形。而塔芬池的平靜、塔芬山的和緩，就是對這場剝離的緩衝與撫慰。傍晚抵達轆轤山屋之前，他回頭望向塔芬池，它像一個未曾回信的問題，靜靜擱置在山脈的一段逗點裡。若有一天他們都下山了，重回平地、穿上皮鞋、打開電腦，它是否還會在某個夜晚突然浮現，擾動夢境，讓自己不自覺再次啟程？

這不是浪漫，而是一種潛藏的疼痛。他們無法每次都回應山的召喚，只能偶爾來此，讓身體記得怎麼被風吹過、怎麼在箭竹中迷失，又怎麼重新找到呼吸的節奏。這就是塔芬谷與草原的語言，不是說給耳朵聽的，是為了讓身體默讀：「山的形狀從來不是平面的符號，而是身體在風中所記下的筆劃。」

從轆轤山屋出發的清晨，他們並未帶著明亮的心情啟程，天色尚未開朗，身體像是剛從昨日的塔芬池之夢中掙脫，仍殘留著水紋與濕氣，這是一段被稱作「遠得要死」的雲峰之路，十三公里的稜線攀升與下降，將他們從草原推擠到山崖，從喘息之中拉出斷裂的韻腳。

沿著箭竹與杜鵑交錯的稜脊前行，雲峰的線條像是反向書寫的命運。風橫切山肩，逼得他們只能低頭前行，每一步都必須與地形重新商量，沒有任何語言可以描述這段路的難度，因為它早已超出高度與距離的單位，成為一種需要身體用信仰來完成的旅程。

他們經過雲峰東峰營地，那是一塊看似平穩但暗藏風聲的基地。隊友們默契地不多言，只是相互點頭、微笑，確認彼此還在。他在營地短暫停留，手指拂過布滿青苔的岩石，那些粗糙與溫潤之間的觸感彷彿告訴他：這裡是時間棲息過的地方：雲峰，海拔高處的孤傲，不在其高，而在其「立」。它不與其他山脈共舞，反而像是蒼穹遺落的肩胛，撐起了視線的所有可能。

當他終於踏上峰頂，背後早已濕透的衣服在冷風中顫抖，遠方的玉山群峰，如同父親嚴峻的側臉，一語不發地注視他這個晚歸的孩子。他看向南邊，南雙頭山正沉靜地聳立，那是他們此行的最後一站，也像是最後一次誠實地問自己：「還剩下什麼未曾寫下？」

短暫的平路彷彿是命運允許的喘息，他想起過去在都市裡，那些自以為重要的任務、信件、會議與應酬，在這裡全然失重，這不是逃避，而是山給予你重新排列內部秩序的機會。行至拉庫音溪山屋之前，已是午後，他們沒有言語，只有沉重的呼吸與微微顫抖的膝蓋。他突然發現山不是風景，是讓你回應自己的所在，每一座山都是一面鏡子，它從不說話，卻無法撒謊。雲峰與南雙頭山之間的縱走，不只是地形與距離的挑戰，而是讓人赤裸地感受疲憊、恐懼與希望，如何同時在身體裡共存，每前進一步，都是與過往未曾和解的自己告別。

他們說南雙頭山是這條南二段的終點，但其實從雲峰下來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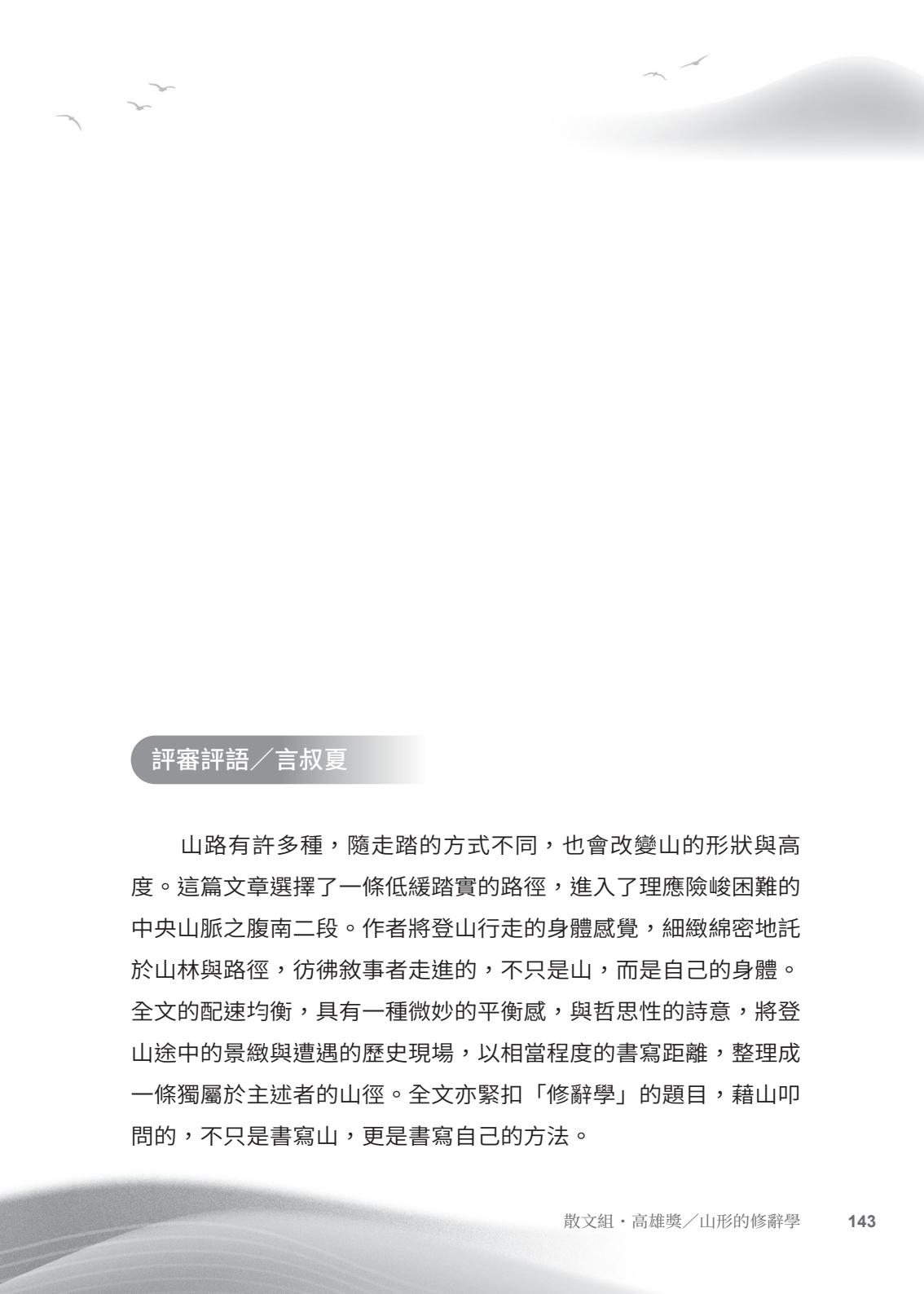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起，這場山旅早已進入內心的領域，再沒有繩索、石塊或箭竹可攀，只剩內在深處一條通往理解與釋懷的小徑。他們走在那裡，彼此沉默，但他知道，這一晚的夢會很深，也會很長。

下山的路途與上山即便是原路折返，卻再無昨日的興奮與緊張，有的只是被拉長的疲憊，與試圖記牢一切的執念。風不再教訓他們，反而像是悄聲安撫，一些葉子飄落在腳邊，像是山對他們說出的告別辭。他們重新走過轆轤山、塔芬谷，那些曾讓人敬畏的名字，在返程的節奏中顯得安靜許多。每一段路都有殘留的靜電，某處石塊上還有昨日他們坐下來喘氣的痕跡，某棵彎曲的箭竹，仍記得他們曾借力而過的手。他開始明白，所謂登山，不過是將「身體的記憶」拓印在地形之中，再帶著這些痕跡默默離開。

他記得一位登山者說過：「真正的夥伴，不是在山頂拍照合影的那一刻，而是在山脚下等彼此的最後一公里。」快接近山腳時，身體彷彿不再屬於自己，更多的是被重力拖拽的慣性。他告訴自己不要急著離開，要記住這個即將離開的過程，也要記住那些曾陪伴他走過風雪的名字與身影。因為山不會記得他們，但他們卻得記得山，記得他們在這片高處短暫存在的方式。

最後一段土石步道，像是通往日常的緩衝。手機訊號逐漸恢復，外界的聲音一點點滲入山的寧靜。他們逐一回到接駁點，許多人並沒說話，只是緩緩地鬆開肩膀，深呼吸，像是剛經歷了一場超越語言的劇場，而此刻只剩身體還留著餘震。

他知道，多日的山行已經結束，但也知道，有些潛藏的動靜才剛開始。他可能不會再走一次南雙頭山，但這座山已成為內在的稜線，藏在某個安靜的片刻。畢竟，每次爬上高處，都是一次認真地自問：「你還想活成什麼樣的人？」



評審評語／言叔夏

山路有許多種，隨走踏的方式不同，也會改變山的形狀與高度。這篇文章選擇了一條低緩踏實的路徑，進入了理應險峻困難的中央山脈之腹南二段。作者將登山行走的身體感覺，細緻綿密地託於山林與路徑，彷彿敘事者走進的，不只是山，而是自己的身體。全文的配速均衡，具有一種微妙的平衡感，與哲思性的詩意，將登山途中的景緻與遭遇的歷史現場，以相當程度的書寫距離，整理成一條獨屬於主述者的山徑。全文亦緊扣「修辭學」的題目，藉山叩問的，不只是書寫山，更是書寫自己的方法。



郭美吟

簡歷

國文教師、作文教師，曾任參考書出版社編輯。曾獲吳濁流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高雄，感謝評審的青睞。女性對氣味的敏感不在話下，常見社群平臺或討論或抱怨男性於公共場所的氣味，我時而心有戚戚，時而也思考，氣味除了香、臭的好惡，尚有別的可能面向？感謝文學，讓一些疑問得到延長、發酵的可能。

• 散文組 •

優選獎

我們都不是
好發的



女人是水做的，那男人呢？

男人是麵做的。

發酵失控，氣孔塌陷，一不注意就酸敗。你以為他們筋道，其實內部早已坍縮，只剩一層薄皮撐場面。

我遇過那種麵團。表面一派法國進口白麵粉、揉到發亮的模樣，一入口，卻是未熟、發黏，還殘留著沒揉散的乾粉——一種欠火候的虛假。

這讓我想到市區那家巴伐利亞。以前的麵包堅持，只剩在招牌上晒太陽。現在的歐包，表皮脆得是泡過油的假象，內裡卻像一坨倉促結案的臺式借味。

我就曾與這樣一坨人類麵團見過面。

他叫什麼我忘了，記得他長得像亞洲版還沒崩壞前的小賈斯汀，在 Ig 上會自帶濾鏡跑出來電眼對焦。他那晚穿了件奶茶色西裝外套，一身像是有經費的形象照現場。但一靠近，糲味上來了。

我說的不是香水味。是那種穿過兩次卻沒洗的襯衫味，是髮蠟混油垢的冷皮脂味，是那些把自己當麵團揉了三十年卻沒學會發酵的人，身上自帶的「男味」。

這不是荷爾蒙，是人油——一種只要氣溫超過 30 度就會瀰漫的臺灣男性體味系統。你無法用止汗劑阻擋，因為他們連耳後、腳趾縫、枕套與鼻毛都不處理。不是不能，是沒被教。

我曾一度以為自己膚淺，因為那晚他說的話全是空氣。他講 AI，但聽不懂 GPT；講電影，卻以為《寄生上流》是韓版《大尾鱸鰻》。他咬著牛排像在測試牙套強度，還說「我其實滿注重細節的」，接著拿起酒杯，留下一圈油光。

我沒回話。我只在心裡想了一句：

「你是發酵過頭的麵團，不是成熟，是過脹。」

氣味是無聲的階級，是靈魂的舌苔。

我不記得他的名字，只記得那天陽光斜照、咖啡廳裡開著冷氣，而我，坐在他對面，一邊咬著叉子，一邊用鼻腔抵抗一整片汗液醃漬過的臺灣男性自信。

那不是香水壓不住的體味，那是汗與人油長年浸泡的衣領邊角，是枕頭套晒過太陽依然鬱結的舊氣，是洗髮精沒沖乾淨留在頭皮上的細菌糞便，是毛巾發霉前一天的最後通牒。是一整組生活習慣和觀念的崩潰。

那天我看見他的嘴巴在動，但我全程用鼻腔在聽他說話。不是因為他講話動人，而是因為氣味太重，導致我整場對話裡唯一被說服的器官，是胃。

你能從氣味裡聞出一個男人對自我、對空間、對關係的誠意。

他若不曾照過鏡子，不曾伸手摸過自己耳後或肚臍，不曾在意洗完澡的那條毛巾是不是已經發霉，他就不會知道自己已經不被歡迎。他相信他的存在是一種恩賜，卻不知自己在他人鼻腔中，早就是苦難。

我曾短暫和一個人見面，他自稱「工程師，不拘小節」。他的枕頭套總是潮濕，沙發有一股未經批准的鹹味。衣服是洗過的，但氣味未曾被釋放，彷彿濕氣與洗衣精達成一種微妙的協議，一起在纖維裡窩藏。他不懂為何我坐在他客廳沙發時會下意識皺眉，為什麼我戴著口罩時還能露出不悅。

氣味是最不會說謊的敘事者。

它穿過你的房間，鑽進毛孔，在你以為自己乾淨得體的錯覺



裡，反覆提醒：你從未學會與他人共處。你自以為「天然」，但天然不是動物性。人油不是費洛蒙，汗味不是誠懇的證明。它是懶惰的副產品，是對自我察覺的粗暴缺席。

我曾經愛過一個氣味極乾淨的男人。他也許不夠帥、不夠高，但他的耳殼是乾淨的，鼻毛從未奔放，指甲邊沒有殘渣。他用止汗劑不為時尚，只因為熱帶地區七月的悶熱不容情面。他洗衣服不是為了禮貌，而是因為他相信，自己的氣味，不該是別人的負擔。

這是一種禮貌，也是一種隱性的性感。

而你，曾在捷運上與一位男乘客肩並肩站著，只因一股黏膩的汗臭從他腋下爬過來，就讓你懷疑，這座城市是否早已放棄對嗅覺的尊重。你看見他拎著包包，腳踏 New Balance，自信十足地與世界打招呼。你心裡想：「這就是無知與皮脂的聯名款吧？」

但他永遠不會知道，他沒被錄用、沒被回訊息、沒被多看一眼，不是因為口才不夠，而是因為他連一個人味都不會管理。

氣味是人與人之間的第一張名片，也是最後一道門檻。你若不識氣味的禮儀，就別怪別人用距離回應你整個生活的發酵失敗。

我曾和一個新推出的交友軟體上的男人碰面，這軟體主打收繳使用者的自主權，你將無法預測每天看到的照片是來自哪個使用者，一切端看系統的運算。即使是吃角子老虎般的機率，我也刷到了 777 的他。

他長得像車銀優和王一博的合體，連頭髮都好似被八點檔燈光精修過，一根不亂，一縷有情。但坐下來五分鐘，我就開始後悔化妝。

他穿得很簡單，白T加丹寧外套，沒穿香奈兒也沒用廉價香精，聞起來是某種想被愛、卻太急於證明自己乾淨的香氛：上頭是木質調，底下藏著一層努力壓制的山豬氣——那種在山上奔馳一天、傍晚才被沖刷的體味，混著剛洗完頭卻忘了擦乾脖子溝的濕。

我承認我猶豫了，畢竟那臉，值得人寬容。但當我們走進餐酒館，我坐他對面，氣味和空氣一樣被困在低矮天花板與軟墊之間，一切都變了。

他開始講話，話不多，內容更少。

我想喝杯酒冷靜，結果紅酒一進口，那一層藏在喉頭的氣味突然爆發：熟悉的、帶點鐵鏽的黏性，像是鼻孔裡爬進了悔意，是他的扁桃腺結石！那一瞬間，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嗅覺也有背叛感。

不是我不努力，是他讓我無法集中注意力——你無法專心欣賞一幅畫，如果畫布下層發霉、顏料滲出脂肪酸。

帥，是男人世界的豁免權。帥能免談興趣，能跳過尷尬，能讓人原諒遲到、缺乏話題，甚至身上沾著超商關東煮的高湯水。

你不信？想像一下：一個長得像傑哥的男子對你說：「我喜歡下廚。」你只會想他是不是想把你燉進湯裡。但如果他長得像彭于晏呢？你就會自動腦補他繫著圍裙、橫臂切菜、餵你喝湯——即使他煮的只是水煮玉米，身上還沾著蒸氣的黏膩。

帥，不會讓男人變乾淨，但會讓女人變盲。你會告訴自己他可能剛打完球，會原諒他鞋子脫了就是一盆醬味噴泉。你甚至會在鼻腔痛苦的哀嚎中幻想，自己嗅到的是荷爾蒙，而不是地毯裡殘留的腳氣。

我們被教會的是：長得好看的人不必負責氣味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裝飾。

但誰規定裝飾就不能洗乾淨？誰允許臉長得對，就能放任後腦杓發霉？

那一晚我沒跟他回家，甚至沒走到第二杯。我告訴自己：「不是他不夠帥，是我鼻子的耐受度不夠。」

帥哥的免死金牌，並不是真的無敵，只是太多人甘願當審判臺下的視障陪審員。

我離開酒館那刻才發現——

與其說他是山豬味，不如說他是一個尚未完全烤熟的男人，外表焦香，內裡生腥。

發酵是一門科學，也是一場人性的隱喻。

你不能太急，不能催促麵團長大，就像你不能催一個男人變得成熟。水溫一高，酵母死；環境一差，氣孔塌陷，內裡濕黏，成品不僅不美，還會活像一顆裝滿遺憾的水餃皮——抱著膨脹的幻想，咬下去卻全是空氣與未熟的麵筋味。

我曾試過發一顆饅頭麵團。那天氣候不穩，空氣濕得像一個情緒勒索成癮者。麵團開始發得不均，邊角積水，中心膨脹得像說謊者的良心，虛胖但不堅實，外皮一蒸就皺，活像那些你在交友軟體遇見的男人：自我介紹總是喜歡旅遊與閱讀，實際見面連《小王子》都沒讀過，對異國文化的理解僅限於拉麵、漫威和月亮蝦餅。

男子氣概在臺灣，是一種失敗的麵團。

被社會壓得扁平、內部過度拉扯，要嘛發不動，要嘛一膨脹就爆裂。你咬下去，嚼出來的不是筋性，而是勉強捏合的成見：男人要有車、有房、有事業，卻不用洗澡、不用療傷、不用表達情緒。然後就變成那些只會當酸民、崇拜 KOL、討厭公主病的人類。

氣味是警訊，麵團也是。

你一見到那種全身濕悶、頭髮潮油、開口就自爆「我媽說我很貼心」的男人，你就知道——這不是沒時間，是他整個人正處於低溫發酵的早期腐爛期。

我也見過另一種魯蛇。

一個自認是成熟歐巴的男子，愛喝黑咖啡、穿格紋西裝、在你面前強調他吃過哪家高級起司。但一靠近，就是一股冷藏櫃遺體的氣味：身體沒有餘溫，汗味被香水蓋住，卻壓不掉那種起司發酵失控的發霉臭。像一塊過期的布里乾酪，自以為高貴，卻被呼吸判了死刑。

還有一個男生，說要請我吃披薩。

我以為是木柴烤的那種，結果是冷凍加熱。他手上的披薩塊流著過多的油脂，咬下去像是嘴唇在不換外皮的沙發上滑行。那披薩太厚、太油、太急著取悅，每一口都像他講的笑話——多餘、黏膩、太用力。

我後來才懂，那不是食物的問題，是人味早已滲進作風。

這些男人，從來不願成為好麵團。他們只想趕快上桌，被端出去、被咬一口、被評分、被讚賞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麵團，是要耐著時間，經過反覆的摺疊與鬆弛，才會在咬下去的那一刻，讓人閉上眼睛，說一句：對，就是這個味。

你知道臭豆腐怎麼發的嗎？

它不是天然的酵母，也不是什麼工藝之光。它是靜置，是爛，是在看似無為中堆疊的細菌、時間與忍耐。當你走過夜市，聞到那股充滿暴力與愛慾的氣味，別嫌棄，那其實是一種極度誠實的

親密形式。

臭豆腐不說謊，它不遮掩。你聞得到它的底層——鹽水裡剩的菜渣、生物分解的痕跡、發酵到極限的坦白。它不會用香水、體面、品味來假裝自己是豆花。它爛得徹底，也活得徹底。

這才是我對親密的定義。

我受夠那些披著香水的半熟男體，受夠那些噴了止汗劑卻沒除腋毛的假體面，受夠在氣味與慾望之間，我總是被迫選一個放棄。

我想要的是一種坦承——像臭豆腐一樣，聞起來讓你猶豫，吃下去卻讓你感動。

我想起一個前任，他長得不怎樣，卻很乾淨。他會把浴室刷到沒有水垢，洗衣服都會加白醋去味。他知道耳後要擦，肚臍要清，連他的拖鞋都乾爽得像沙漠裡的風。他第一次親我之前，會問：「可以嗎？」那語氣像輕撫等待出爐的麵團。

那不是迷人，而是誠懇，是願意準備、願意等你醒、願意陪你從一團軟爛慢慢撐出筋骨的人。

你以為親密是甜的、香的、像奶油或蜂蜜。錯，親密是微酸的、發霉邊緣的，是一點點鹽、一點點臭、一點點你願意留下來陪它繼續變化的腐。像一塊發酵得剛好、有點破皮、有點彈性的歐包。

那些只靠外表撐起來的男人，像急著炸完就上桌的鹽酥雞：一冷就硬，一咬就碎，隔天剩渣滓一袋。你會想問自己：我為什麼昨天要吞下這些？

但一塊好麵包、一塊好臭豆腐，讓人隔天還會記得那口感。它們不完美，卻實在。

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。

不是天氣不對，就是水加得太多。不是我不願靠近，是我們都還帶著生粉味，未殺青，揉不開，醒不了。

我不要王子，不要 Ig 濾鏡裡的乾淨帥哥。我要的，是一個懂得清理自己，也能陪我一起發酸、變黏、長菌，然後一起在時間裡，發酵出不嫌彼此的味道。

感官世界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是一篇麻辣夠味的作品，就像作者所用的臭豆腐比喻，閱讀開始像發酵中的生豆腐，有一些潮，有一些黴，一路醞釀作品氛圍；然後創作者開炸了，把愛情市場中的男性請下神桌，這群男人們是「我就曾與這樣一坨人類麵團見過面。」

形形色色麵團上桌，作者用氣味檢驗男人的基本結構，幾乎都是不良品。筆走龍蛇間，橫眉冷目是她的筆調，聲腔尖銳直白如解剖刀，譬喻生動活潑、文字鮮活。她多少有些大女人姿態，敘事中性別張力十足。評審劉克襄的文章評語：「刻薄、犀利的文字，不留情面，但是形容很精確。」這幾句話像一根針，刺破男性沙文主義的自滿氣球。

在本屆眾多陰性書寫作品中，本篇針砭了臺灣社會結構形塑下的男人們，從魯蛇到菁英光譜皆難逃一個女性好鼻師的嗅覺，「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。不是天氣不對，就是水加得太多。不是我不願靠近，是我們都還帶著生粉味，未殺青，揉不開，醒不了。」然而，作者也不僅批判，她寫出了個人對情感伴侶的嚮往，以臭豆腐比喻，說明並非自身過於高潔，她所求是「一個懂得清理自己，也能陪我一起發酸、變黏、長菌」的男人，收束刀筆，給愛情留了活口，有一些些溫柔流淌如蜜。



林語涵

簡歷

目前就讀高三。在人群的喧囂裡，我更習慣以安靜與世界相處。書籍與文字，是我心靈的棲息處，也是我理解自我的方式，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自身的思考與感受。

我喜歡傾聽，也喜歡觀察，生活裡那些細小的聲音與畫面，窗簾被風吹動的弧度、午後陽光在牆上留下的影子……常觸動我的想像。它們提醒我，世界不只存在於喧鬧的語言裡，也存在於靜默的縫隙中。

於是選擇以文字書寫，那是我與世界的橋梁，也是我心中最溫柔的呼吸。

KAO

得獎感言

謝謝「打狗鳳邑文學獎」給了我這個意外的光。〈時間落地之前〉只是我在靜默裡留下的一段低語，沒想到能被聽見、被接住。那種感覺，就像屋子裡忽然亮起一盞燈，提醒我：文字的孤單，並非孤立。

感謝評審與讀者，願意停下腳步，在這些微小縫隙裡駐足。文字對我來說，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種陪伴。它陪我度過空白的日子，也陪我記得那些已經走遠的人事。寫作時，我常覺得自己只是守著一些細微的聲音：門縫的風、椅子的痕跡……它們看似微小，卻在筆尖慢慢聚合，成為安放記憶的一方空間。

這篇作品，是我一次守候的記錄，也是一次對時光停頓的凝視。

得獎於我，不是終點，而是一種鼓勵：繼續靜靜傾聽，繼續讓文字替我記得那些人、那些瞬間。願我往後的書寫，依然能像一縷光，在落地之前，溫柔地停留。

• 散文組 •

佳作

時間落地
之前



門沒有聲音，但我醒了。

光，還沒完全進來，卻已經改變了空氣的形狀。牆角的陰影悄悄鬆動，像是誰在無聲地移動家具，讓那些熟悉的物件稍微錯開了一點點位置。窗簾沒有拉緊，夜的尾巴還纏在布料上。整個屋子像是被溫柔地按下了暫停鍵，靜得只剩下時鐘一聲聲微小的跳動，如呼吸縮在牆內，輕得幾乎讓人不敢相信它還活著。

我動了身體，那是一種幾乎無須意志的動作。從高處落下的那一刻，我感覺空氣收縮了一下，地板應聲凹陷了一毫米，那是我熟悉的降落角度，是我每一天醒來時都要測量一次的距離。這個動作如此微小、卻如此日常，如同某種無人記錄的儀式，在每個晨光來臨的瞬間，證明我還在這裡。

腳下的地毯已有些褪色，纖維捲曲的邊緣沾了一點老舊陽光的味道。我知道那味道來自去年某個冬天的下午，來自那雙曾經每日踩過這裡的鞋。他的鞋總是乾淨、安靜，進門時不會帶進泥土，只有午後那種木地板的清香，像是被風拂過的書頁。她的則不然，她的步伐裡有聲音，是薄底鞋在瓷磚上的回音，是不願遲到卻已經來不及的節奏，是一種來不及對話的走路方式。

現在他們都不在這裡，至少不是同時在。門口的地毯歪了一角，像有人在最後一次離開時急著轉身，卻沒有注意腳下那點微小的不整齊。而我只是站在那裡，靜靜地看，彷彿那一角的歪斜就是全世界開始傾斜的證據。

聲音不見了，但我記得它們留下時的樣子。

我記得他關門時會留一點縫，像怕吵醒什麼；記得她拉窗簾時總是太快，布料抽動的聲響總帶著一點憤怒，又像是疲憊的自我提醒。這些聲音曾經同時存在於這個屋子裡，像兩種語言交錯卻永



遠翻譯不完整。現在只剩下牆壁知道它們說過什麼，只有我還記得它們是如何彼此錯過。

我站在房間中央，看光從牆角溢出來，再沿著舊地毯慢慢向前滑動。空氣裡，有一種聲音沒有發出來，但我仍能聽見它的形狀。

傍晚總是從他開門的那一刻開始的。

鑰匙轉進門鎖時，時間就像是突然被喚醒，那是這個空間裡最明確的節點。白天與黑夜在門把的旋轉中完成交接，牆上的燈還沒亮，天色卻已退到了深藍。他總是在同一個節奏裡歸來，不遲也不急，像誰默默替他計時。門開的聲音極輕，他會站在門邊停一下，讓一整天的塵土在鞋底靜靜沉澱。他不急著說話、也不看人，只是在那裡站一會兒，就讓屋子變得不再孤單。

我總是在他進門的時候下樓，像是和他約好了一樣。他的步伐總有餘裕，留一點空間給靜默靠近。他把包放在椅子上，外套掛得很慢，有時只掛一半，好像還沒決定今天是否真正回來。他經過我身邊的時候，不會停下，但那一點點轉身的幅度早已成為一種溫柔的回應。我從不需要他喊我，也從不需要他低頭，因為他的呼吸裡早就寫滿了我熟悉的名字。

他身上有風的味道，是那種被菸染過卻沒點燃的安靜，是領口藏著的汗與傍晚皮革的溫度，像午後落地窗外未散的熱氣，又像深夜書頁裡翻過的空白。那是我在這個家裡最安心的氣息，像一種被允許存在的證明。他什麼都不做，只坐在餐桌邊的椅子上，一盞還沒關掉的燈照著他的影子，有時他只是閉著眼睛、不言語，卻讓整個空間沉入某種不被打擾的平靜。

我習慣那張椅子的氣味，習慣他坐下時身體略略傾斜的弧線。他不碰我，但他也從不驅趕。那種不打擾的默契，比任何觸碰都來得親近。他身邊有某種我理解的靜，像屋內那些日復一日的光影變化：清晨的角落、傍晚的牆、深夜在門邊徘徊的風。那不是孤單，是選擇保留的空間。

我總能在他進門的時候感覺到整個屋子的重心回到原位。哪怕他什麼都沒說，只是靜靜地將自己放進日常的縫隙裡，時間也會因此落地，讓這個家，再次變得完整。

她的日子總在聲音裡奔跑。

櫃子的抽屜一次拉開三格，金屬滑軌劃出明亮的嘶鳴；碗盤疊落在水槽，瓷與瓷撞擊，像一首節拍過快的曲子，我認得那節拍裡夾著不肯熄火的焦躁。她踩著薄底鞋穿過走廊，步伐俐落得像要把地板上的影子剪斷，每經過我身旁，都帶起一小股被攬亂的微塵。她不曾真正駐足，目光像風，擦過任何嘗試靠近的溫度。

黃昏後的一盞暖燈，是她唯一放慢的地方。燈光靠在沙發背上泛出柔軟的橘，她卻坐得像被釘在海浪中央的浮標，背脊緊繃，雙手捧著一封拆與不拆都一樣沉重的信。那信紙的折痕很深，像反覆合攏又打開的暗潮，將她的指節映得更加蒼白。我躲在陰影裡，聽她呼吸在胸腔裡繃緊又鬆開，像海面下暗湧一次比一次高；終於，她舉杯，廉價的葡萄酒在玻璃壁上顫抖，那些過量的夜色便溢進她的眼。

她並不看我，只低頭把酒與夜攬進喉嚨，指尖卻輕輕在空氣裡搜尋，像想確認什麼還沒徹底失溫；那指尖擦過我的背時，只停留了一瞬，又快得像從未發生。我聽見她低低地說了句「對不



起」，聲音輕得像暖燈底下剛熄的菸蒂，冒一絲白渺，隨即不見。

日子往前推，她的腳步越來越短，卻更急；衣櫃的門開合不斷，衣架撞擊的聲音密集得像雨。她把自己的影子一件件折疊，塞進行李箱深處。終於某個清晨，她關門的聲音乾脆到沒有回響，只餘手把上微暖的金屬，提醒我：有人剛離開，而門鎖從此學會了單數的咬合。

我在那扇門前坐了很久，直到走廊裡的光暗成細塵；我於是將自己蜷縮進靜默，把她落下的所有聲音、氣味、溫度，悉數摺進血液，像守著一塊不肯碎裂的琥珀。

那天，光比平常來得早。

像是預感到了什麼，晨曦迫不及待地撞入客廳，窗簾被拉開了一道縫，光線像斷裂的對話，傾瀉在地板上。空氣乾燥，靜得過分，而我在從沙發落地的瞬間，便看見那個紙箱——在書櫃前微微敞開，像一張說了一半就沉默的嘴。

裡頭是幾本老舊相簿和一件被摺起來的毛衣，袖口有幾道熟悉的抓痕，那不是她的錯，那是冬日裡我曾輕輕靠過的痕跡。她沒有補過那毛衣，但卻摺得很好，摺得像是在收拾一種不再延續的季節。

整天都是聲音。

不是言語，而是各種東西被歸位或被遺棄的聲音：抽屜反覆打開、紙張摩擦木地板、膠帶在箱子邊緣被撕開，黏又響，像情緒拉扯到極限時的斷裂。我窩在餐桌下，一張對摺了四次的紙掉在地上，有筆跡卻看不清寫了什麼。她撿起來，沒看我，也沒讀那張紙，只把它收進口袋，好像那些話早就不必讀出來。

廚房的水槽裡只剩一只碗、一雙筷子和一杯洗過卻沒擦乾的玻璃杯，水珠慢慢滑落，在杯底聚成一圈模糊的倒影。我記得那些器皿曾經是兩個人的節奏，她吃得快，他吃得慢。那個杯子原本會被他握在掌心，指節靠在杯沿，喝水時會短暫地停住世界的聲音。如今它站在那裡，孤單得像被擱淺的時辰。

客廳的桌布被抽走了，露出木紋上幾道模糊的水痕，我曾經在那上面晒過午日的陽光，熱度會從木頭透進來，像他手掌放在桌面時那種沉穩的體溫。那天，我沒有跳上桌去，只是看著那塊空下來的地方一點一點變冷。

照片從牆上取下，留下方形的淺色印子；電視的遙控器被收進抽屜，椅子的角度改了，原本她常坐的那一張椅子，被推得離牆更遠了一些，好像這屋子也開始學著遺忘她坐過的位子。

她從臥室出來的時候，動作比平時慢，衣角垂著、肩膀不再挺直，像終於承認了疲憊。她停在走廊的盡頭，望著客廳的方向，好像一時之間忘了自己為什麼在這裡。那片刻太短，短得來不及靠近，就已經結束。她沒有說再見，也沒有說一句話，只是轉身、提起行李，離開。

門關起來時很輕，卻響得比任何時候都要久。彷彿整間屋子都跟著輕輕顫抖了一下，像是知道這一次，不會再打開。

我沒有去送她。我只是坐在樓梯的第三階，那是個看不見門但聽得見鎖的地方，聽著外頭的腳步聲逐漸遠去，一步、兩步，像被風掩蓋的名字。我想起她曾經坐在沙發的夜晚，指尖在我身上停留過短短幾秒；我想起那天她說「對不起」，卻沒告訴我，是對誰說的。

光從門縫裡退回屋內，彷彿它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還有存在的



理由。我坐著，沒動，直到那片光影最後被收進牆角，像某種回不去的證據。

之後的日子慢了下來，慢得像是時間自己也忘了該往哪裡走。

沙發只剩一邊有壓痕，另一側的坐墊漸漸恢復了原本的飽滿，那上面曾經留有她肩膀靠過的形狀。空氣開始積灰，光線照進來的角度依舊，但窗簾只被拉開一半，像是不願再讓太陽照進太多，怕照亮了什麼已經消失的人。燈時常忘了關，或忘了開，開關旁落了一層淺淺的塵，像是等著誰來補上習慣的動作。

櫃子裡還放著一些她沒帶走的東西，一條繫過髮的絲巾、一只掉色的眼影盒，還有一本她看了一半就沒再翻的小說，書籤卡在第七十九頁，紙邊彎起來了。我曾聽她讀過裡面的段落，那時她聲音低低的，有時還會唸錯字，然後自己笑起來。他在旁邊聽，也不糾正。我記得他們那時坐得很近，靠得比現在記憶裡的影子還清楚。

我仍走著同樣的路線。從餐桌到走廊，繞過客廳的椅腳，再靜靜停在她以前坐過的那張椅子旁邊。那裡已經聞不到她的味道，但地板上仍有一塊淡淡的凹陷，我知道那是她放腳的地方。她總是左腳疊右腳，鞋後跟輕輕敲著椅腳，像是在等一個誰也沒來的傍晚。我在那裡停留一下，聞聞空氣，然後繼續前進。

夜晚變得比以前安靜。連電視也不常開了，沙發對面的那一大片牆好像也失去了注視的對象。偶爾他會坐下來，看著那面牆發呆好一陣子，再默默站起來回房，像是想從那牆上讀出什麼舊日遺下的暗號，卻總是看不懂。我不靠近，只是遠遠看著，屋裡的光在他肩膀投下長長的影，隨著他每一次站起、坐下，都更顯孤獨。

屋子不再說話了。以前地板會在他們走過時輕輕響動、門縫會因為她的嘆息微微晃動，現在它們都學會了沉默。所有的聲音好像被小心翼翼地收進牆裡，像一封從來沒有被拆開的信，靜靜放在抽屜深處。就連時鐘也彷彿慢了半拍，走起來沒以前那麼準確，像是它也不確定該往哪一秒前進。

但我記得，我什麼都記得。

我記得他坐在哪裡，記得她走路總靠那一邊，記得哪一天她忘了帶傘、哪一天他回家晚得不尋常。記得她的沉默有幾種，記得他嘆氣前會稍稍皺眉。我記得，他們離開前的那些瞬間，比他們自己還清楚。

有時候我夢見他們還在屋裡走動。夢裡的聲音很輕，像記憶在地板上散步，不驚動誰。醒來的時候，我會走到門口，鼻尖貼著空氣嗅一嗅，什麼都沒有。只剩寂靜站在原地，看著我。於是我也回頭，跳回原本的位置，把自己擋在光還沒消失的角落，一如往常。

這裡不再是他們說的「家」，他們說太空、太舊、太冷。

但我還在、還記得，還守著。

評審評語／廖鴻基

文章以貓的視角，如貓的敏銳與敏感，細膩觀察屋子裡的他和她。同個屋簷下生活，男女互動關係不管輕或重、熱烈或清冷，須相當包容並非容易的事。貓眼旁觀，文中只有聲音、動作、姿態，沒有語言，不同視角下的一幕幕畫面如此冷靜，彷若默劇。作者讓這屋子裡的生活呈現了「動態中的靜默」，開門聲、拉窗簾聲、拉行李聲……聲音在「貓眼」的注視下，在作者冷靜的筆調下，立體而生動。文字收放得宜，形容節制且恰到好處，營造出「人眼」不易表達的生活氛圍。略為可惜的是他和她的行為對比過於分明，男女關係中的是非黑白原本難以評斷，但本文似有偏愛，以斯文和粗魯對比，明顯有了責任歸屬。或許稍微矇矓一點的貓眼，會更符合藝術的本質。



張簡士漳

簡歷

作文與博覽，兩不能廢，兩不可廢。然真功夫實有在讀覽之外者。（十力語錄）喜歡這句話，跟自己共勉。

得獎感言

你读懂我的故事了嗎？不是知道我寫了什麼，而是知道為什麼我要寫這些，知道我不是因為放不下一件事而寫，知道寫的時候，一點不在意被你誤解。正如反覆是令人厭倦的，反覆卻是為了表達，我還要寫同一個故事，父親的車後座，童年的神祕，與彼此的弱點，嘲弄的語氣，看吧，總是這一些。

• 散文組 •

佳作

星星包裝紙





車子剛駛上一個坡道，父親馬上叮嚀，要我打開低速檔，說完又焦急地說要我打開前燈。他在前座沒有一刻放鬆，這些山路並沒有這麼險峻。我習慣了父親說話的方式，那顯示了內在的焦慮，他是知道的，一路上他都克制著說話的欲望。我只是點點頭，遵照著他一切指揮，雖然我設定了導航，他仍是不停報著記憶中的路標。看到沿途各種建商廣告，他不自覺唸叨著，就連南投山區的房價也在上漲，他說有個老客戶就在前面那裡開了間餐廳，在市區也有房子，一雙子女在國外，人很客氣。我們都望著外邊漸漸翠綠的景色，而不去理睬這些惱人的話題。父親坐在前座，母親、妻子和小孩坐在後邊，我邀約父母一起去杉林溪看花，繡球花季開始了。在前陣子的家庭風波之後，我想起父親以往總說想去杉林溪賞花。在疲憊的旅人眼中，綻放的花是更容易理解的美。這一帶的風景也喚著童年的單純，記得進入竹山小鎮後，就會感受到由綠竹構成的邊境感，沿途有竹屋販售竹筒飯，竹筒切丁，米粒混合香菇，捧著小竹筒，人們便進入一個幽綠世界中。

我知道童年的印象不能與當下相比，隨歲月變遷，我們都變得難以快樂。父親所表現的焦躁，還有母親的不安凝聚在這輛車之中，我理解這一切，成人世界並不容易，純粹的風景變得現實庸俗，使人想要逃避旅行。我看著後照鏡，哥哥的車沒有跟來，他要繞道去看親家，去面對他自身婚姻的風暴。「哥哥他們晚點會來民宿會合。」我們避開這個棘手的話題，假裝一切都沒有事，有一大段路我們都沒說話，大家都覺察到言語所觸碰的地方都有傷口。

孩子被要求收起手機，「要爬山路了，不要看手機。」從這裡開始的山路，我們帶著一絲期盼，能夠帶我們掙脫此刻的困境，修復一點點滲出的憂傷。我開了一縫窗，微涼的風落在手臂，一個昔日

的意象突然逆現：我和哥哥坐在後座，我們跳著椅子，在後座椅那裡玩起遊戲，敞開窗戶，每一截風景都存放在抽屜裡。那時候的家庭都有許多孩子，我跟哥哥還有表姊待在後座，我們覺得後座便是一方天地。具有想像力的時期，一個孩子會利用任何狹小的空間，後座便是我們遊戲的世界。

看著窗外，沿途的咖啡色風景告示，溪頭、大學池，這些好聽的名字，帶著時代的印記，那是回憶中更為美好的時代，但那種美好或許只是當時我們處在童年。看著後座滑著手機的孩子，在這個少子化的時代，一種孤獨烙印在他心上，或許他得要花一生的時間去面對這個難題。

現在我開著車，想像著我又回到老房子二樓，那是父親為我留下的空間，鑲嵌在牆壁裡的壁櫥，那裡形成一個通道。我在裡面攀爬，找到一個父親公司的紀念品，印有公司行號的音樂盒。那些日子，父親總喜歡帶我們去溪頭，我喜歡那處稱為「大學池」的地方。那裡原是日治時代的貯木池，大學池後來由臺大實驗林管理處接手，木頭在水裡浸泡，樹冠上的雨一點點落了下來。我的紙頁上畫著細密的絲線，矮櫃盡頭處有道亮光，那裡是屋子的後邊。堆積的木材攀滿藤蔓，哥哥在拆解一臺收音機，解體的機械碎片淋著雨。那是父親買的收音機，他沒有留意到那臺收音機消失了。父親去上班時，我跟哥哥破壞了這臺昂貴的電器。每次見到那收音機的碎片，內心便湧著罪惡感。我替哥哥掩飾這場犯罪，又覺得那機械的碎片、延伸的天線，在雨水中顯得美麗。為什麼要破壞它呢？因為我們太想知道隱藏一個罪惡的快樂，僅僅是這樣。

哥哥跟父親一樣，都不知道世界所隱藏的陷阱，他們沒有顧

慮的放下手邊的工作。

「這裡有個老闆曾跟我們銀行借錢，就在前面那裡。」儘管只是提及過去的顧客，但我們知道父親所說的話題，都是關於金錢與房地產，我知道那是父親不由自主宣洩壓力的話語，他只是把每個人心中所焦慮的話題不停地說著。關於高漲的物價、爆發的房價，還有割裂的貧富差距。在這樣的觀光地區，父親提到這一帶的房價也是漲得很可怕。即使進入了山區，物質世界仍不會輕易放過我們。我們容忍父親說著這些，母親則試著轉移話題。母親提到我們中學後，我跟哥哥就不想跟父母出來玩，那時我們老是抱怨來這稱為「小半天」的民宿，「你們國中以後就不大想跟我們出來了。」

抵達了溪頭遊樂區，我問孩子想不想去看看妖怪村，他說：「沒有。」我只得繼續往前，我知道每個人都在忍受著，母親與妻子也說直接去民宿吧。為什麼我們要到這裡來呢？這趟旅行是我的安排，可我卻是一點也沒有旅行的動力。只因為家庭前陣子的低潮，渡過哥哥的婚姻問題、父親與母親的健康狀況，我知道要有一次旅行使彼此療傷，尤其是為了母親。我知道這趟旅程將會潦草且疲勞，但還是要跨出這一步，去看看童年熟悉的地方，那條在我夢中反覆出現的溪流。一條溪流，往上游去，一條溪流可以幫助我們。只是抵達溪頭是不夠的，而是要繼續往上去、往更高的海拔，童年時我會一直問父親現在海拔幾公尺了，我希望越高越好，越能感受空氣的涼意。我們會到杉林溪搭帳篷，外頭的光匯聚帆布上方，父親和叔叔、伯伯們說要去取水，他們年輕而健康，他們把瓜果浸泡清泉之中，而現在我也趕上父親當時的年紀了。

我記得溪水流動的聲音，外頭的帆布滴著清晨的露水，帳篷的拉鍊聲響，拉開又關上，我們把睡袋蓋在身體，露出了腳踝。童年時我會吵著父親說：「我們這次不去杉林溪嗎？」就為了那條清淺不斷續的溪流。如果只停留在溪頭，那旅程便少了什麼。必須往上走，到杉林溪去，往那上游去，那裡有一條清澈的溪流。是的，我想起為什麼要到這裡來，就是為了喚起那童年對於山野的期盼。

我對後座的孩子說，你等下注意看喔，從溪頭到杉林溪之間有個很有名的十二生肖彎，只要數完十二個生肖，就會抵達杉林溪了。孩子他望著窗外，似乎沒有多大的興趣。林間的山嵐緩緩漂浮，在杉樹上方匯聚。童年時我跟哥哥一路打鬧，父親開著車，不停勸慰焦慮的母親，爸爸說：「孩子都是這樣。」媽媽說：「這樣你開車很危險，你們倆個安靜一點。」哥哥突然發明了一個遊戲，他說：「我們來比賽，你看電線桿上的標語，是基督教的多，還是佛教的多？」我選了佛教，他選了基督教，我們就一路喊著，看，那裡有寫「天國近了」，那裡有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那裡有「悔改信耶穌」。等到一進了山路，沒了電線桿，我們就開始玩起轉彎時故意摔向對方的遊戲，後座吵吵鬧鬧。這時父親捉住了最後一根稻草般，他對我跟哥哥說：「你們看這裡開始，每過一個彎道就會有一個生肖的牌子。如果找到十二個生肖，那杉林溪就到了喔！」父親的這句話徹底改變我們的吵鬧。我們便安靜專注起來，尋找在路口與林間的動物圖案。動物招牌出現的感受，是我記憶中神祕的符號。那時我以為那是某種神祕的構成，是森林與峭壁的古老傳說。

現在我知道那是遊樂區為了觀光所設，童年時的我以為的神祕謎題，在成人後得到一個理所當然的答案。(杉林溪公路全長十七公里，共有十八處路段，途中的生肖彎，為每繞一百八十度的



彎道。）我看見第一個「鼠」的牌子，和記憶中的樣子全然不同，肯定與童年時的牌子已不同，那時候我感覺這些動物蹦跳在森林中，有時突然在一處樹上，有時掉落在路口，我和哥哥得全然專注去尋找。我們總是大聲地喊著，看！在那裡！那是老虎，兔子也看到了！而我們現在壓低聲音，說著無關緊要的話題。

我把窗子全部打開，這個舉動讓父親有些訝異，他才想起，是啊，這一段路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做的。為了讓車子爬升更有力量，並使自己體驗涼風吹拂。我們經過了鼠彎、牛彎、羊彎，這些招牌形成一種地標，從那一旁的小路走去，可以抵達另個地方。我突然想起有次旅行，那時我們擠在父親那輛小寶馬中，三個表姊跟我和哥哥坐後座，沒有位子只能坐在地上，我們整路都在大笑，我看到天線交錯著忽遠忽近，車子上坡沒有力，我們都笑著下車走了一段。

父親打著瞌睡，母親也睡著了，妻子盯著窗外，我們都對旅程的未知感到不安。變冷的峭壁，到處掉落的果子，和森林有關的故事，這世界到處都有的悲傷。正因為感受到了生命美好的部分，所以才知道所謂悲傷。我接受了所有的情感，父親的不安、他的抱怨，這些抱怨不代表他討厭這趟旅行，他只是表達不快樂而已。因為他的不快樂是一種必然，那不表示他不想要旅行，他只是需要情緒的出口，並且他是不經意的表達出這些情緒。現在我是大人了，必須照顧每個人，每一種色彩在我身上經過，我感受到世界的溫柔包覆。外邊的樹林，所有人都在睡覺，有些聲音將我喚醒。

記憶中的溪流，童年在杉林溪的露營，所有人仍睡著，我第一次獨自旅行，我拉開帳篷拉鍊，獨自前往那條溪流，那是我第一

次想到「成長」這個詞。一次隱密的冒險，正是那清晨的美將我喚醒，我想著上游的某個地方會有什麼呢？課本裡寫的詩句，清泉石上流。水流裡混雜著木枝、枯石、碎木，沒有什麼可以將我們傷害，美麗的事物在這裡凋萎、重生。

十二生肖彎裡的每個動物都消失了，從一旁的小彎道，我們共同躲在細小的洞穴，從後座躲了進去，在車子的後邊，我們祕而不宣，交換攜來的玩具。猴子說：「你有帶什麼東西來嗎？每個人都要帶一樣東西的。」我說我沒有更好的東西，我只得在後座椅那裡到處翻找，我記得有個東西我忘在車上。那是一卷印有星星圖案的包裝紙。那是某個夜晚父親帶我去文具行買的。哥哥剛上國中，父親會去補習班載他。我往往跟著去，夜晚的田野道路，是無盡的黑夜。車上有一副父親的墨鏡，我都故意戴上，這樣一來，夜晚變得比平時更暗了，被黑暗全然包覆的感覺，像是躲在被窩之中。

有次哥哥晚下課，父親讓我去附近文具行，我看到捲成束的包裝紙。我沒有禮物可以包裝，也不知道可以送禮物給誰，但是我卻買了那束包裝紙。我把包裝紙遺忘在後座，包裝紙裡面的星星掉在汽車的椅墊上，到處滾落的星星，我擔心包裝紙被丟棄，又不想將它帶出車外，我將它愈藏愈深，就在汽車的深處，又往裡頭塞。每次我置身黑暗，就會想起那些滾落的星星，那些散落的星星仍藏在車子的深處。也許我可以用來交換小動物們的禮物。現在我緊緊握著方向盤，想著每個人，父親、母親、哥哥、妻子及小孩，他們也都會有各自的方式，各自隱藏在這輛車某個角落的禮物吧。他們也會獨自去尋找小動物們，在每個彎道，踏上自己的旅行。

過了最後一個彎道，我們之中有人看見了小豬的地標，杉林

溪就要到了，我們沒有人說話，可是肯定有人看見了，於是我們都跟各自的動物朋友揮手道別。「要好好保管喔！這些星星的包裝紙。」每個人都醒著，並理解應該怎麼做。

評審評語／劉克襄

一家三代回到南投內山的故鄉，自駕到杉林溪，如同過往的家族旅行。一路上，作者的父親叨唸著近年來社會變遷下，沿途地景和事物的種種落差。母親同樣有些持家照料的抱怨。而這一切，都遙映著更早年代的各種美好。

作者開車下，全程 17 公里的路程裡，看似閒話家常的對話，卻突露了整個家族現今的一煩惱。儘管旅行有著散心的愉悅，調整日常的節奏，但生活裡總有些憂心的氛圍，此時也瀰漫於小小的車廂內。

在前往的過程裡，作者也回想起小時跟父母親前來，一路的種種趣事，包括了認路、遊戲等，也努力地跟自己的孩子快樂分享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作者想起小時，有一回前往杉林溪的露營。那是一回獨自的隱密冒險。星星包裝紙藏在車廂深處，代表著某一暗黑意義和自我生命探究，似乎在此時更為彰顯。

一輛自駕車，一個家庭日常的旅行，生動地點出生活裡看似不重要，卻有種種煩心事情的狀態。熟練的文筆、低調而節制的鋪陳，生動地描繪出這一幽微不安的情緒，無疑是本文最稱許的部分。

散文組總評

孫梓評

忝為高雄人，拜香港朋友為蔡明亮《行者十步》馬拉松放映來訪之賜，才終於得到觀光客身分，幾日之間，橘線紅線來回往返，捷運輕軌渡輪，一座地鐵路線圖能標有「港口」的城市，確實有著與眾不同的魅力。當然也知道，市街鬧區之外，共享「高雄」名字的，還有許多許多地方，由海至山，幅員遼闊，族群多元，也才包括了我的故鄉。這樣的一座城，若要寫它，該怎麼寫？住民有住民的體感，過客有過客的浮浪，散文會是最適合高雄的文類嗎？

帶著這些不成形的自問，讀這三百多篇稿子，當然也沒有得到回答。儘管確實有部分作品，嘗試以「高雄」為主題，然並非此獎必要參賽元素。因而絕大多數參賽者，仍是透過敘事，或龐大或微小、或遙遠或親密的生命經驗，以規定的篇幅盛載。除了那些極端的痛苦、修羅場上不均等的悲劇，哪怕是死別艱難或葬禮縟節，也不免被收納進一套相似的規格中。「如何述說」成為在文學獎競賽——這個有點不尋常的閱讀經驗中——能與他人形成差距的關鍵。而這些差距，在這批作品中，又並非多麼顯著的差異。也因此，當五位評審，每人先從總數中圈選五篇時，僅有五篇得到兩票重疊。這獲得重疊的五篇，後來有四篇得了獎。這或許意味著，說服的不易，也意味著，給出怎樣的評價，只因觀看時著眼角度為何。

綜覽進入決審的二十篇，最強烈的感覺仍是：陰性書寫，為散文拓寬邊界。無論是生猛的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以女性鼻子嗅聞男性餘味惡劣的一切；〈海水換成心〉敏銳拿捏性別與國族的界線；〈妳已經沒有了〉從停經寫至女性的身體自主宣言；〈榮耀洞〉則以女性眼光看待男同志醫師；此外還有〈凝望悲傷〉寫母女、〈火燒雲〉寫婆媳，這些常見主題的內裡卻有別以往。

家的形狀各異：有時是〈寓言〉中，父病彷彿預言著自己；有時是〈星星包裝紙〉在同一段山道上移動於童年與此刻；有時是〈晨間來自牆上的蛙鳴〉回憶古早家內那滋味萬千的永過；有時是聰明擺弄注音符號，把自家職業、家人乃至愛犬全都拍進一張合照的〈ㄒ一一ㄉㄨ〉；有時是以樹喻人、溫暖悼亡的〈波羅波羅蜜〉。

兩篇觸及性別與啟蒙的：〈沙子與裂縫〉彷彿一陣憂傷的風準確拂面；〈生日快樂〉則似刻意不對準的描圖紙，要我們留意那「誤」中風景。三篇與地景相關的：〈它們已經不在那裡〉重現已消失的東南水泥廠噴霧塔與電影劇組往事；〈熱帶擾動〉鋪陳漫遊高雄的感性；〈山形的修辭學〉則坐落於南雙頭山，此山分屬高雄與花蓮，作者透過登山經驗在文字中反照自身。

決審會議

時間 114 年 8 月 22 日（五）下午 2 時 30 分

地點 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

評審 劉克襄、廖鴻基、言叔夏、孫梓評、楊索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
列席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•陳麗紋、林莉瑄

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•劉伯姬、徐書燕、何怡瑩

紀錄 何怡瑩

評審委員們推舉劉克襄委員擔任本次決審會議主席。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。

劉克襄：各位委員，還有主辦單位好。現在我們就進入第十五屆的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的決審，本次收件總共有 347 件，經過我們的複審，各自挑選五件作品進行決審。如螢幕上所顯示的結果，目前獲得兩票的作品有 5 篇，獲得一票的作品則有 15 篇。在進入討論之前，我們先簡要說明圈選標準及各自的看法。

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

孫梓評：這次參賽作品眾多，有幾大類參賽者較明顯，一類是具有長年人生經驗，希望透過文字留下記錄，所以充滿分享的熱情。另一類讀得出是較年輕的作者，可能還在求學階段，得到一點感觸，還無法較好地轉為有脈絡的寫作，略顯生澀。還有一類是這個文學獎特有的，針對「高雄」主題來寫，且為數不少是以異鄉人眼光來

描繪高雄。讓人驚喜的是，陰性書寫比例增加，展現出有別以往的態度，甚至已然具備文字風格。當我扮演評審時，不免是帶著過往對散文的理解來挑選心中覺得適合的篇目，然而，其實也很期待，能在閱讀過程中，讀到打破「散文應該是什麼」的散文。因此，在挑選心中屬意的篇目時，並沒有非常確定，標準有點游移。

廖鴻基：評選打狗鳳邑文學獎的最大感觸是很難評，第一是量很大，再來是繽紛多彩，傑出的作品相當多，做了很多割捨才能選出作品。另外，這屆作品有國際化的現象，像來自中國、東南亞等國家的作品也不在少數，這是一個滿特別的現象。這屆文學獎的題材也相當多元，創作者的開創性也相當充足，且有代表性。還有，這屆文學獎有許多捲土重來的作品，投過之前的打狗鳳邑文學獎或其他文學獎。這些作品若是沒有再去修改或是更新，我通常不會選擇它們，因為我覺得文學創作是往上走的路，停留在那裡對於創作者並不是好事。

劉克襄：一直在密切注意 AI 創作浪潮的來襲，不知何時會進到散文的創作領域，因而在閱讀時，會特別注意是否有使用 AI 輔助寫作。這次散文裡有一類是非個人親身經驗的作品，在閱讀時也會讀得更小心。同時，這次比較流行「高雄感性」的書寫。參賽作品不一定非得主題掛帥，但仍會希望看到更多與高雄相關的作品。尤其是地方性文學獎，相當期待能展現出別出心裁的好創作。在評審過程中，這三百多篇參賽作品，好像也是給評審者一個課題，有一些散文好像在挑戰一個高度，似乎是新散文的指向，令人感到驚豔。



楊索：這 347 件的作品，近三分之一屬家族書寫範疇，悼亡類特別多，不免好奇真的有那麼多亡者嗎？本屆作品質量提高，特色是多元，作者來源除了臺灣本地，還有中國、馬華身分等，參賽主題悼亡外，疾病、日常、身體、性別、自然書寫等等可謂豐富，要從中選出五篇，我覺得很難取捨。有一篇文章，修辭及意象都很豐富，但很像小說的節錄，我猶豫它算不算散文；轉念一想散文書寫是很自由的，也就接受了。

言叔夏：這次投稿數量真的很多，看了很久才完成。我閱讀後發現大量作品都是經驗性的寫作，作者多半直面自己的經驗，先把故事寫下來，比較少做抽象或語言上的探索。因為作品量大，要從裡面選出五篇其實很困難。就我評審的經驗來看，會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人的經驗到底能不能拿來比較？所以最後選五篇的過程也很為難。希望最後投票的時候，可以更多聚焦在腔調與語言的部分來思考。

劉克襄：謝謝各位委員發表的意見，接下來想先徵求委員們的意見，我們後面再討論兩票以上的作品，先討論一票的，看能不能將一些一票的作品拉到兩票。然後跟兩票的一起再來做討論，做出決定。一票的可以放棄就放棄，如果大家沒有意見，就從一票的開始。

複審投票

本屆計收到 347 件有效作品，綜合五位評審意見，計 20 件進入決審，如下表列：

	票數 合計	票選情形					作品名稱
		劉克襄	廖鴻基	言叔夏	孫梓評	楊索	
1	2	1	1				星星包裝紙
2		1	1				時間落地之前
3			1			1	熱帶擾動
4					1	1	山形的修辭學
5					1	1	我們都不是好發的
6	1	1					T---□X
7		1					辣妹雞
8		1					島
9			1				波羅波羅蜜
10			1				火燒雲
11				1			寓言
12				1			海水換成心
13				1			沙子與裂縫
14				1			榮耀洞
15				1			生日快樂
16					1		晨間來自牆上的蛙鳴
17					1		妳已經沒有了
18					1		它們已經不在那裡
19						1	凝望悲傷
20						1	伽藍雨

一票作品討論

〈寓言〉

言叔夏：這次參賽的作品有許多寫到「父親」的主題，這篇是這類



作品中，少數打動我的篇章。作者沒有用太多複雜的語彙或形式，而是個人經驗的直球對決。在某些描寫裡，能感覺到他直面經驗，經歷過當下，才寫得出來其中的某些細節。例如，他寫到去醫院，護理師對他說「阿公起來在哭」，這種直白的描寫反而帶來真實感。雖然文字和父親之間始終隔著某一層隔閡，但透過娓娓道來的方式，能讓人感受到他與父親相處的細節。我自己在閱讀時，有幾處真的被擊中，所以想了很久，最後還是把這篇選進來。

楊索：附議同意這篇作品。

劉克襄：這一篇，我個人也可以接受。他在描述陪父親去廁所時，那種現場的感覺甚為生動、自然。還有，描述跟父子的隔閡，隱隱流露出父親可憐的生活情境，可能就是自己未來的狀態。

〈晨間來自牆上的蛙鳴〉

孫梓評：這篇寫作風格是樸素的。雖然這次滿多作品也以樸素的方式寫，但這篇在樸素中還帶有小小的驚喜與精緻，那精緻表現在敘事的態度。內容主要是回憶童年時的生活片段，例如父親找到工作前，一家人常去抓青蛙，抓了之後掛在牆上，蛙鳴好似鬧鐘；隨著父親找到工作，抓青蛙的日常也慢慢消失。雖然只是講一件童年往事，但敘事時會帶有獨特的趣味感，就像他所寫的那種「暇味」，讓人感受到具體生活氣息，光線灑落的畫面，自然鋪陳的回憶，也帶出家庭裡細微卻真實的變動，並透過場景轉折和語言節奏，營造出耐人尋味的氛圍，讀了好幾次都覺得很好看。

〈海水換成心〉

言叔夏：讀完這篇會覺得像是擦肩而過般，帶著一種若有似無的氛圍，讓人不確定作者究竟要傳達什麼。例如，一開始提到他回臺灣後，將從中國帶回來的食材吃掉了，到了文章中間，似乎想旁觸一點點政治指涉，但作者處理得很淡。我覺得這種淡也影響了我的選擇，因為這種淡好像是一體兩面，我不太確定這個形式選擇在這篇裡究竟是好或壞。它似乎沒有把某些應該深入或收斂的重點完全寫出來。所以，這一篇我其實沒有很堅持。

〈凝望悲傷〉

楊索：〈凝望悲傷〉這個標題很好，吸引人閱讀，想理解作者是否能深刻詮釋悲傷及凝視，進入其中描摹經驗又退而做抽象分析，這篇多少能表現出來但也有不足。散文敘事技藝中，遣詞用字是根本，也要很好，能精準描述，也能留白，給讀者回味空間。這篇敘事及文字只是平順程度，我並不堅持留這篇。

〈沙子與裂縫〉

言叔夏：選這篇是因為覺得他寫了一個很好看的故事。我覺得在這一批作品中，他注意到一些較少被處理的議題，例如性向部分。他用非常青春的口吻，去談關於啟蒙這件事，並且在細節、路線、空間方面勾勒得還滿好的，娓娓道來，讓整篇文章結構降落在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地方，讀完之後會覺得好像看完了一篇還滿好看的文章。

廖鴻基：附議，這一件我給滿高的分數，雖然是一件小品，但是以



散文來講，他把時間跟空間交錯，而且「濃濃炒飯裡的米」的譬喻性滿強的。所以，雖然是一個小小的事件，但是作者取出散文該有的一種感覺，所以我附議這篇。

孫梓評：我也附議這篇，第一次讀就覺得很好看，將青春啟蒙的過程寫得很飽滿。作者掌握細節的能力很好，尤其是寫「沒有等到一個更理想版本的我」的失落，卻能把那情感處理得非常節制。讀了之後好像也陷入與他相同的惆悵之中。

劉克襄：一種新的寫法，有把情境帶出來，但結尾，我稍微有一點不滿意，是比較舊式的表現手法。

〈T—□X〉

劉克襄：這篇談日常，一間洗衣店的洗衣魔術，文字平淡，但有不凡的生活味道。再者切入的表現，一定要有嫻熟的工作經驗，才能用這個角度去敘述，談的細節也不馬虎。用狗來呼應是比較呆滯一些，但整體來說，是篇不錯的散文。

〈榮耀洞〉

言叔夏：這篇作品討論的是性別、權力、觀看與介入，用疫情場景裡的快篩牆做出一個具體的設定。敘述者是一個在醫院工作的女性，和她的同事對話。他們透過不斷談性別，如何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互動。我覺得在這些以經驗書寫為主的作品裡，這件作品用了一個具體事件，但又好像試圖經營成一些相對抽象的論證和問題，並且在作品中以不太明顯的手法處理，所以我還滿喜歡這一篇。但

是，結尾的地方有些突兀，就是男同事突然離職了。這篇應該要有一個能夠跟隨文章脈絡的、好的降落方法。

孫梓評：由一個女性敘述者來寫男同志文化裡的「榮耀洞」，滿特別的。我也對結尾感到困惑，無法判斷作者是企圖戛然而止，或是其實不方便把真正的心情說破？主述者對安杰有點微妙，她到底對他抱持怎麼樣的情感呢？看似只是同事之間的情誼，卻又彷彿她對安杰這樣的存在有點羨慕，甚至戀慕？

〈伽藍雨〉

楊索：閱讀〈伽藍雨〉過程中，覺得它是一篇小說節錄成為散文，但這又未嘗不可。選入原因是，本篇文字功力是所有作品裡比較高的，它所編織的情節，宛如穿越臺灣、高雄幾百年，甚至到更遠的地方。是敘事技巧的別緻吸引我。

廖鴻基：這篇算是文字密度很高，並不容易研讀。如果它是從一篇小說裡面節錄出來，我老實說，一開始感覺是很多意象的呈現，還有金屬啦、發酵啦，包括羅馬拼音等等這些方式。我覺得太多了一點，讓整篇看起來像是有一層防護，看到最後的感想是三個字：「看不懂。」

〈辣妹雞〉

劉克襄：相對其他篇來講，文字之洗練且不說，用「一隻愛吃辣的鸚鵡，鳥也會吃辣」這種角度來書寫便很有趣。在這三百多篇裡面，能夠將人生講得幽默又好玩的文章並不多。這一篇還帶有溫暖



與同情。如果要說稍有一些缺失，就是阿嬤出現的文句顯得有點唐突，如果處理得更細緻，會更合理平順。

廖鴻基：在字數有限的散文中，作者對鸚鵡的長相以及鳥類沒有對辣的味覺這些事，重複了兩次，感覺有些浪費。形容的部分稍嫌刻意，鸚鵡與阿嬤的結合也顯得不太自然。

〈妳已經沒有了〉

孫梓評：伊藤比呂美曾寫過一整本相當好看的《閉經記》，而近年在臺灣，關於乳癌、懷孕、生產等主題，已有不少作者以一整本書的規模來處理，但仍比較少讀到與「停經」相關的書寫。這篇即是一位香港來臺的女性寫作者，年近五十歲，到醫院看診，被醫生告知已停經。望文生義，日文「閉經」，像身體主動決定要關閉，但「停經」似乎更導向被迫的終止。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，「停經」相對於月經初訪，彷彿有種憂傷，或許意味著某種資格被剝奪？於是作者把這份「沒有」的經驗，放進她的敘事與個人經歷，看似娓娓道來，卻暗藏很多心思。比如，她將子宮比喻成每個月會寫一封信給她的筆友，但今後不再有信了。也寫到當她去學舞，透過身體與舞伴接觸，就算身體沒有了月經，大腦仍持續散發對愛慾的渴望。乃至最後寫到她以參加新書活動、吃一頓飯犒賞自己，當成她給自己的生日和停經的祝福。通篇筆法看似隨意卻不散漫，表現方式流暢有力，透過「停經」寫出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觀看，也間接傳達了她的身體自主。

廖鴻基：散文寫到恰到好處，好像蒸煮的過程，多一點就超過，少

一點又不足，我覺得這篇的形容掌握得恰到好處，讓人對這件事情產生相當深刻的感受，無論是題材也好，或者整個形容的語調也好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篇傑作。

〈島〉

劉克襄：這將身體當作一座島來形容，並將皮膚外在當成是島的邊緣海岸，用這樣來論述整篇文章，相對於其他文章，文字的簡潔到位，意象之完整合理，顯然都略勝一籌。

楊索：可以附議，我覺得這篇的文字很好，所謂文字好並不是指「美文」，而是運筆開展敘述能有層次，我也喜歡這篇。

〈它們已經不在那裡〉

孫梓評：一個相對年輕的寫作者，將自己的電影工作與高雄經驗重疊，其優點是能真實描寫出難得的現場，把某種初心者的惶恐戒慎，透過回憶表現，同時使人生的移動與城市的變遷形成隱約的重疊。當某一個高雄的建築物不在了，青春彷彿也失去了見證。不過他的寫作方式有點奇特，很多短句，閱讀時會造成某種情緒斷裂，但這似乎也可以說是他的風格。選擇它是基於主題的特殊。

〈波羅波羅蜜〉

廖鴻基：題目很好，描述家中一棵波羅蜜樹跟阿嬤的關係，但在親情的書寫裡頭，算比較清淡，我覺得這篇我是可以放棄的。

〈火燒雲〉

廖鴻基：這篇是書寫關於美濃客家的部分，很精彩的地方是在講一個退休老師的故事，這位老師講話聲音細細的，但是仍能在客家領域裡，維持了一定的照顧家庭及管理的方式。選這篇作品的原因是，它呈現主角退休後仍積極生活所展現出的光彩，覺得很不容易，所以選了這篇。

劉克襄：文章的開頭營造出一個比較好的氛圍，但接下來的文字略顯失序，最後階段又變得比較有藝術性的語調，結尾和開頭的呼應似乎也嫌弱了。但是，我願意給它一票。

〈生日快樂〉

言叔夏：我覺得這一篇似乎是以海豚的聲腔作為貫穿全文的特色，並採用第三人稱敘述。故事中的姑姑角色可能是一位女同志。在那個年代，同志的身分無法公開，所以姑姑有位男朋友，但是男朋友其實也是一位男同志。他在處理這個地方時是輕描淡寫地帶過。不過很有意思的是，他談到 20 年前、小時候的生日時，班上有位氣質比較陰柔的同學，常常遭大家霸凌，包含他自己在內。「生日快樂」這個概念或許就是作者反覆藉此進行探問，並與姑姑後來自殺過世來進行的對照。作者與這位同學的關係是什麼？我覺得這個探問是他處理得最好的部分，用了非常具體的情節，以及各種空間細節，把我們帶入情境。但是，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這個提問在最後似乎沒有被清楚回應，讀起來不太能確定究竟是什麼，好像仍是一個問號。這也是我對這篇存疑的地方，算是一個技術上的缺口。

兩票作品討論

〈山形的修辭學〉

孫梓評：這篇文字有一種細緻的經營，密度很高，必須放慢速度細讀。我特別喜歡他進入山之後，各種與山的互動。整篇文章結構以攀爬這座山開始，以下山作結，在登山過程中，有身體的感受，也有自我的反省思考。作者展現出一種人面對自然應有的謙卑。比方他說，山不會記得你，但你會記得山。或問自己為什麼要爬山，也許就是在問，「你還想活成什麼樣的人？」這些提問都很好地安置在段落之中，讀起來會覺得關於山的書寫並不只是對景物的工筆描繪，而更是把山當成對話對象，藉由與山互動，才能更好地與自己對話。

楊索：我選擇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是，有很多作者是一個經驗匱乏者，或許沒有足夠生活歷練，盡其所能用文字描摹，這樣的作品會顯得生澀淺薄；而這位作者以第一人稱書寫，行文極老練並具說服力，你能感受是親身經歷。文中每一段書寫都很緻密，文字跟布局的密度甚至讓我們聯想到山的結構，它像引路人帶我們去爬一座座山。你讀這篇散文會感覺張力很強，文氣雄渾持續到結尾，有一種平衡感貫串其中，讓我覺得有餘韻。

劉克襄：初圈時，我竟忘了它，真是抱歉。同意兩位委員的看法，作者一定有相當程度的爬山經驗，同時能夠將這些經驗轉化為很好的文字底蘊。這種文字凝練的修辭表現，相對於一般的登山描寫，是較難達到的程度。文章相當耐人尋味，幾乎處處到位。縱使表述



上，還是有一些老式的思維與想法，但在讀過的行山文章中，已是相當傑出的。

廖鴻基：這篇作者的文字本身並無問題，唯一沒選它的理由是，這種篇幅的文章在表達形式上雖然說相當有哲思，但整篇讀下來都一直維持這樣的張力，看到最後會覺得有點虛華。空靈的表達方式到最後，會覺得好像太多了點，所以沒有選它。

言叔夏：這篇我可以支持，因為作者描寫一個人進入南二段末端南雙頭山的過程。他把山寫成背脊般的身軀，讓那裡的谷形改變存在的走向。這些描寫把山轉化成多重的人物形象，帶有一點閩南語式的比喻感。在這篇散文裡，作者用一種自然的筆觸，營造出介入與被介入之間的辯證關係。但他始終保持一個非常低伏的姿態來進入這座山。即使把山寫成一個人或透過大量比喻來引入觀察，他的文字仍然展現出一種安靜、低緩的方式。因此我覺得這篇散文的姿態很有魅力。我喜歡他用這樣的方式進入一座山，不是去寫高度，不是強調征服或新奇，而是不斷地一站一站回到自己。

〈熱帶擾動〉

廖鴻基：這篇主題寫的是高雄。作者是一個外來者，後來定居在高雄。我自己也喜歡高雄，如果不是因為花蓮的鯨豚，高雄大概會是我的第二故鄉。高雄漁港很多，海上的旅程也都以高雄港為起點。這篇文章讓我們很清楚看到，一個外國人如何逐步貼近城市、進入城市，把高雄寫活了，一個外國人能寫到這樣的文字深度，令人佩服。他以「熱帶擾動」這個氣象學名詞，延伸出整篇文章，我覺得



這是一篇相當好的傑作。

楊索：一個外來人寫高雄，卻寫出了一種南方感，也許比在地人更在地。文章段落中所用的不只有形容詞，而是物理性描述空間到人物描寫，再到百工百業的對照，都很有意思。文章篇幅不長，多為短句，但短句之間有一種凝練力量。我特別喜歡標題「熱帶擾動」，這正是亞熱帶的特質。

劉克襄：我對第一段有大問號，而且覺得有點拗口，有些地方也難以理解，譬如：「難以相信攝氏高達二十度的寒流來自永凍的家鄉」，意思不甚清楚。第二段及第三段的部分，我認同兩位委員的讚賞；第六段提到「離開，是為了尋找更閑闊的溫度」，一樣有些困惑；第七段用進程來形容探險，詞語選得很奇特，斷句方式也略顯古怪。還有一些隱喻過於模糊，譬如：「高雄的性感，不在於裸露，而在於缺少堅定遮掩慾。」我有些看不太懂。

楊索：對不起，我補充一下，剛剛提到：「高雄的性感，不在於裸露，而在於缺少堅定遮掩慾。」我猜作者想表達的是情慾或性慾，因為前文有雪白小腿、貼身背心等描寫。也許這個外來者的觀察角度，認為高雄的性感在於不掩飾情慾，這種語詞的使用對我們來說或許顯得突兀，但也能視為一種刺激或挑釁。若能以包容心看待，其實也算是新鮮。

言叔夏：我覺得這一篇相對來講，確實像剛剛兩位老師說的，它的文字很不錯，也經過鍛鍊。但是，沒有選它的原因是：前面經營得



不錯，帶我們在城市的地圖與路徑裡繚繞，但到了第四節，很多東西變得過於順理成章，失去了鋪陳。我讀完後浮現的詞是臺灣感性，一種外來者觀看臺灣時產生的情感，這種觀看有時不夠落實於地方，讓我覺得有東西掉落。此外，他的中文太過流暢，甚至好到讓我懷疑這個外國人的身分設定。

廖鴻基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外來者？不過從他的文字中，可以看出他一步步走在高雄的街道，用眼睛和感官去感受，並不只是觀光式的描述。他甚至觸及批判，對執政者、對城市現況都有反思。一些不好的地方，也做了滿直白的批判，就這一點來說，這篇文章仍然相當客觀。

孫梓評：不知道為什麼，讀這篇時，會想到一些出現在 YouTube 的影片，是跟我們使用同樣文字的中國人，到臺灣旅遊，除了拍攝臺灣，也會搭配對該地的感性敘述，有時影片也拍得很美，也看似客觀呈現了對一時一地的觀察與感受。作為一個臺灣人，看那些影片時，心情頗為微妙——原來你是這樣看待這個地方的。儘管心裡並不完全認同某些說法，或對此時此地的意見相左。那樣的影片，瀏覽數通常很高，因為臺灣人很喜歡自己被觀看的樣子，尤其是被外人喜愛的樣子。

〈星星包裝紙〉

劉克襄：很喜歡這篇的原因，主因是表面上只是一段全家人開車到杉林溪的旅程，但在過程中，巧妙地把家庭問題，乃至於更大的社會問題，透過閒聊、對話慢慢地浮現出來。開車的過程裡，一方面

是車內家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，另一方面則是窗外不斷掠過的山林風景，和童年生活的回憶交錯，形成一種非常有趣的書寫方式。作者的鋪陳非常厲害，讓讀者能感受到車程中隱約存在的不安，並且把這份不安逐步帶出來。不過，在結構上，我認為仍有可以改進的地方。例如有些句子和段落拉得過長，若能分段更清晰一些，整篇文章讀起來會更舒適。

廖鴻基：我也欣賞他在層次上的經營，一層一層寫出「回不去了」的感受，從小時候一家人常常來溪頭、杉林溪旅行，到如今因為成長、因為時代與家庭的變遷，已經難以再像當年一樣快樂。這樣的對照與感慨，讓文章有很強的情感厚度。我覺得唯一比較不妥的，是題目〈星星包裝紙〉的安排，雖然星星包裝紙象徵著期待與希望，但這個意象直到文章最後才出現，讀者必須讀到結尾才明白題目的用意。這或許是一種刻意的手法，但如果題材能在前面就稍微呼應題目，讓讀者早一點建立意識，或許會更清楚、更有張力。

孫梓評：這個標題是否暗示，家人之間的關係就像覆蓋著一層包裝紙？若拆開這層包裝紙，或許就會裸露出最真實的狀態。讀這篇作品，感覺裡頭有一句話很關鍵：「現在我是大人了，必須照顧每個人」，這句話有種孩子氣，似乎內在真實的聲音是，自己根本不想長大，只是不得不承認，已經來到責任的階段。也因此文章中，才會不斷溯回童年，這樣的家庭關係，也確實覆蓋著一層包裝，底下隱含等待解決的問題。那份沉重，作者卻用相對輕盈的語氣，帶著讀者走過。



言叔夏：我覺得這一篇的密度非常高，用非常非常輕巧的方式去摺疊出有張力的內容，我自己第一次讀這篇的時候，是對它很有好感。第二次讀的時候，會覺得非常耐讀，我覺得它也是這次重讀的20篇中，讓我比較驚喜的幾篇之一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投票應該會支持它。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

孫梓評：作者非常敏銳，彷彿酒精探測器，將視覺之外的部分透過譏諷嘲諷的文字給展現出來，當警示燈亮起，也可能使人感覺尖銳，尤其是藉由各式各樣氣味遭遇，將內在的差勁感受一一表白。長久以來，我們確實活在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世界，大多數情況下，男性很容易自我感覺良好。作者卻毫不留情地透過準確的比喻和觀察，揭開那些假象，然而，她對壞氣味的評價，真正要戳穿的，除了男性對自身氣味和品味的缺乏自覺，還包括不必要或過度的遮掩，反而失去了真實或本來面目。這篇散文的優點是，它並非僅止於批判，也嘗試探索，怎樣的方式可以讓兩性之間更舒服相處。整體來說，是一篇非常有趣的作品，也是強烈的女性宣言。

楊索：這篇像是給評審安慰的作品，終於有一篇好文章。想必作者是一位女性，行文像點穴，句句犀利到位、聲腔直白潑辣。她以麵團的發酵光譜來描述生命中所見的男性，男女之間的相互觀看揣摩，感情路上來回復返，男性氣概 / 氣味，在她筆下現形，分類對比為尋一個氣味相投的人。各式各樣短筆觸素描對比，成為文章裡重要的表述方式。這是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的行文風格，從男女關係互動的張力，她抓取了很多生活裡微小卻鮮明的細節，寫出了



某種對抗狀態。這篇的文字、譬喻及意象，確實精彩。

廖鴻基：我想，在這樣的一篇藝文作品裡，還是要考慮一下表達的方式。比如說，文字如果太尖銳，有時候就會顯得過於刻薄。直白不是壞事，但如果直白裡面帶有某種扁化的傾向，就會有點危險。舉例來說，如果作者用一概而論的方式去說明，可能就會失準，因為人的身體或者生理狀況，本來就會有很多差異，有些缺陷並不是因為懶惰，而是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，或是沒有辦法避免。如果一股腦地把這些現象全都歸咎於男性的不修邊幅，就容易變成全部推翻的姿態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這篇能夠稍微委婉一點，把直白留一點緩衝，效果可能會更好。

劉克襄：聽了廖委員的看法，現在看自己之前寫在初稿的評語，還是想笑：「刻薄、犀利的文字，不留情面，但是形容很精確」。坦白說，我原本想給它一個極高的分數，但最後還是沒有勇氣，主因是它的書寫姿態，一直維持在某種批判、嘲諷的角度。我不禁猜想，作者可能是一個生活非常有潔癖的人。不過，文章的結尾還好有一個轉折，將之前的尖銳稍微收回來，讓整篇文章沒有那麼單一的冷酷。

言叔夏：這篇作品在閱讀的過程中常常會突然丟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句子。比如，「我就曾與這樣一坨人類麵團見過面。」整篇文章中，處處都有這種語言上的突梯與驚喜。不過，我覺得文章最後提到「比較喜歡乾淨的帥哥」這段，處理得稍微有點太實際了。與前面的語氣相比，顯得有些輕浮。如果這裡能再深化一些，延續前面對



氣味觀察或性別張力的描寫與批判，可能會更有力。整體而言，我還是滿喜歡它的。

〈時間落地之前〉

廖鴻基：這篇作品我給的分數滿高的。它以貓的視角來敘述，一開始讀的時候其實不太容易立刻進入狀況，但如果耐著性子往下看，很快就能感受到這隻貓其實是個有感情、有觀察力的存在。當然，這裡講的其實是作者的化身或者投射。我特別推崇的一點，是這篇的形容非常節制，卻都恰到好處。這種節制讓作品顯得沉穩而有力。作者將牠跟他跟她的生活、離開後的孤單與這些人際關係的變化，巧妙地轉化為從一隻貓的角度來觀察。這種視角的轉換非常精妙，使一個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充滿新意，讓整篇文章營造出來的氛圍顯得很獨特。

劉克襄：作品裡描述的對象到底是誰？猜測可能是父母或是非常親近的人。透過生活裡的細節，把這對曾經的生活者，在情感上的對比和落差突顯出來。寫作手法相當高超、微妙。我很喜歡這種細節的細膩描摹，因為它展現了作者敏銳的觀察力。但讀完以後，還是覺得有一點不足，裡面缺少了人物之間互相流動的情緒。我直覺應該有，但它卻沒有真正呈現出來。即便如此，仍然願意投給它一票。

楊索：這篇作品我也滿喜歡的。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我起初不太清楚說故事的視角究竟是誰，直到後來才慢慢發現，原來是一隻貓。作者藉著一個男性、一個女性，他們的動作、進出、彼此之間的互

動，以及光影和空間的變化，用這樣的視角去慢慢推展出故事。這種方式營造了一種懸念，讓讀者一步步感受到這對男女之間的關係正在改變。故事的結尾，似乎指向這隻動物在這個家裡慢慢的只剩下牠自己，孤單地存在，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，愛也變得淡薄，甚至連對動物的疼愛都減少了。這樣的觀察讓日常生活裡的變化被凸顯出來。我覺得這篇作品非常沉穩，作者對節奏和分寸掌握得很好，沒有讓故事陷落成情緒泛濫，而是收得住，維持一種克制感。各位選的這篇我滿喜歡，也支持這篇。

最終投票

因複審投票時，已有五篇作品各獲二票，直接進入第二輪；其餘一票作品經逐篇討論後，推薦並附議通過六篇作品。合計十一篇作品進入最終投票。最終投票採取五位評審各選出五篇作品給分的形式，最低 1 分，最高 4 分。結果如下表：

	作品名稱	評分情形					總計
		劉克襄	廖鴻基	言叔夏	孫梓評	楊索	
1	山形的修辭學	4	1	2	2	4	13
2	我們都不是好發的	1		1	4	3	9
3	時間落地之前	3	4			2	9
4	星星包裝紙	2	2	4			8
5	妳已經沒有了		3		3		6
6	沙子與裂縫		1	3	1		5
7	寓言			1		1	2
8	晨間來自牆上的蛙鳴				1		1
9	熱帶擾動	1					1
10	島					1	1
11	火燒雲						



最終討論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、〈時間落地之前〉兩篇分數相同，故再次討論決出優選獎及佳作。

廖鴻基：如果以獲獎來選，這兩篇來比較的話，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比較強烈，而〈時間落地之前〉比較溫和，就是說以一個獎項來講的話，可能引起討論、爭議等，是不是要相對少一點？我是用這個觀點來支持〈時間落地之前〉之前。

楊索：基本上在臺灣還是一個男性威權主義社會，而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是女性強而有力地發聲，並且從日常觀察，點出很多男性的自以為是或是高高在上，他們的存在就是一個強大的事實。這篇作品像一根針，刺破了一個男性氣球的形象。我覺得高雄的文學獎就是要那麼夠力、那麼敢選出這樣的作品，這個作品是非常有突破性的。

評審以舉手方式表決，表決結果如下：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：言叔夏、孫梓評、楊索

〈時間落地之前〉：劉克襄、廖鴻基

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獲得 3 票支持，為優選獎。〈時間落地之前〉為佳作。

2025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獲獎名次

高雄獎：〈山形的修辭學〉

優選獎：〈我們都不是好發的〉

佳作：〈時間落地之前〉

佳作：〈星星包裝紙〉

